續綸扉奏草

續綸扉奏草卷之二

救劉王事揭

蒙

發下禮部主事劉宗周一本該文書官㡌春口傳

聖諭擬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所言委皆妄發

皇上講學勤政留神治理方爲堯舜之君豈有宴

遊狎昵諸事宗周不能宣揚

聖德語言狂戇罪何所辭但其心雖出于沽名而

其言亦近于忠愛以唐虞三代之聖帝明王

而典謨所載常有禽荒色荒甘酒嗜音之戒

不以爲嫌天下後世亦未嘗以此爲聖帝明王累而反益章其盛德

皇上若重處宗周則天下之人將以宗周爲忠直而反成其名矣臣等仰窺

聖度如天何所不容且知

皇上眞是堯舜之君必不因宗周之言有所貶損故敢陳其愚衷如此伏望

聖慈曲垂鑒允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辭延綏捷敘疏

奏爲捷敘蒙

恩瀝誠辭免仰祈

鑒允事該兵部以延綏大捷題敘各官伏蒙

聖恩推及閣臣進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

司丞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臣不勝愧感

隨查敘疏先後兩捷係萬曆四十年十月臣

在閣供事至四十三年告

廟宣捷不知何以至今方敘事經十年臣之夢寐

已不及此矣不意重入綸扉之日正值舉行

曠典之辰樾憖賞不靳乎彤弓

特恩首加于紫閣反躬知愧遘會稱奇念臣前此

備員八載屢值捷功每有

加恩悉皆控免葢閫臣身居帷幄原不宜分邊圉

之勞而愚臣才乏贊襄更何敢貝䟽涯之賞

在當時已自如此豈今日又復不然辭受異

情後先舛戾義之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亟收成命庶省畀疏之實陳益增寸衷之感激矣

奉

聖旨延綏等鎮捷功久稽叙賚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叙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祗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擬孫給事本揭

蒙

發擬給事中孫杰一本　臣等看得本中請逮李維翰此實海內人情久懷憤恨以爲奴酋之猖獗皆維翰督催張承胤浪戰所致遼左千餘里之封疆數十萬之生靈

國家千百萬之糧餉皆破壞于維翰之手論其罪狀尚在楊鎬李如楨之上而至今優游田里恬然無恙

國法之不行未有如是之甚者今東西交訌中

外騷動人情之玩愒已極若非大明賞罰誰
肯用命而維翰之罪不正則賞罰何自而明
至於推官鄭之范棄城逃奔罪狀尤著遷延
日久未正刑章近日經畧監軍言遼左將吏
人人各備好馬但賊至即逃皆之范為之作
俑也臣等竊以為此二人不拏

國家雖再聚數十萬兵再糜數千萬餉亦終不
能削平禍亂而天下事去矣此在今日誠為
救急之第一着而不容再以姑息處之者也
故臣等敢擬令官旗拏問正罪庶少慰公憤

之與情而邊臣亦知所警矣伏望

聖裁施行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辭延綏捷敘疏

奏為辭

恩未蒙

鑒允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 臣 以延鎮捷敘

加恩疏辭奉

聖旨延綏等鎮捷功久稽敘賚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敘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祗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惟此番捷敘雖臣在閣時事與參

捷之無干者稍冀但上憑

皇祖之威靈下賴將士之戮力　臣庸劣備員實

嘗有寸籌可運其不當靦顏承

恩亦與駢捷同也　臣生平無他長惟有引分知

一念可以自信今中外艱危　臣雖感激

恩私黽勉受事然老病衰頹難勝勞苦常恐旦暮

不可知以孤

知遇若復冒昧濫承終無報稱於心何安故敢冒

瀝悃誠仰祈

聖鑒卽

賜俞允使臣得遂初心不爲虛讓臣幸大矣奉

聖旨朕嘉延鎮等捷叙賚在事諸臣以鄉前司[illegible]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槩[illegible]

允慎毋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請貴州兵餉揭

蒙

發擬兵部一本爲貴州請餉奉

上傳將金原備遼東四川急用其貴州兵餉着該

省設處王三善催他即去欽此臣等即當擬

上但念貴州地方至窮至苦兵餉多係四川湖廣

兩省協濟今奢崇明作亂兩省皆自救不暇

必不能協濟貴州此外毫無措處而奢氏在

川貴接壤貴州之亂即四川之亂唇齒相係

事同一體豈不得顧此而遺彼也王三善之請

餉臣等亦再三籌度欲不與則貴州必不能支欲與則帑金又難徧給故擬量與十萬兩尚恐于事未必有濟若併此靳之則臣等亦莫知所以爲計而三善空手入黔反得以藉口矣敢仍冐昧擬
上而嚴催三善速行以救貴州之急伏望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三辭延綏捷叙疏

奏爲
恩命萬不敢承懇乞
聖明卽
賜鑒允事該臣再疏辭
恩奏
聖旨朕嘉延鎮等捷叙賚在事諸臣以卿前司政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槩辭
免愼母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欽此臣惟闔
臣得與捷叙雖出

朝廷特恩間亦有受有辭而揆之分義則臣所云閫臣不宜冐邊鎮之功微臣未嘗效賛襄之力兩言盡之故臣前此八年竟不敢受今安可自背初心作兩截人哉況受恩者必圖報稱臣既老且病受事纔旬餘已趨走不前每值風雪嚴寒輙一步一蹶拜跪艱難屢欲僵仆似此情景安能效尺寸以報

皇上如使舊恩未酬而

新寵再冐其爲負欠恐百年亦不能償而

聖上之褒其功者乃所以益其罪矣臣萬里遠來

實以
臨事勵勸不敢安臥自夫無功名富貴乞恩澤肥
身家之念昨同官辭疏臣　郎為擬名非但體
同官勞謙沖抑之盛心亦將為自己地也自
兩聖登極澤遍寰區公車之牘半皆陳乞之章臣
獨何心不欲徼
煌煌之綸綍纍纍若若之榮叙以上光祖父下庇
子孫哉顧于義有所不可耳夫言再則煩瀆
則瀆今臣　瀆矣伏望
聖明即

賜鑒允免臣屢陳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捷叙加恩輔臣累朝彜典且卿贊襄
皇祖實懋勲勞非他可比殿㢡未足示酬何乃固
遜不已以卿疏懇切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
銀幣宜祗承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救周給事揭

掌

發擬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一本該文書官赫奉

傳出

聖諭以本內黨護王納諫毛士龍應行重處不許

中救臣等竊惟納諫士龍皆已奉

旨處分朝瑞又復有言自是其失但此二事原經

撫按官及九卿科道議奏朝瑞不過掇拾人

言因條陳而牽及之

皇上既處二臣而又重處朝瑞大小臣工必復爭

諭而

朝瑞愈多事矣朝瑞曾於

先帝時被謫頼

皇上矜其讜直得復原官海內方以此傳頌

聖德乃未幾而又被

嚴譴毋乃非前此所以

優容朝瑞之至意乎近來言官遷謫已多雖其所

言妄發自取愆尤然自古帝王皆以容[illegible]

耳之言爲盛德今日蒙

發九卿等官申救倪思輝等本臣等尚望

乘

萬壽詩之期沛曠蕩之恩冐昧擬

允而奈何又處一朝瑞乎臣等居股肱之任以輔

弼爲職若使自同外臣曲爲庇護不以

君父之心爲心

九廟神靈應加罪責如其依阿順從無所匡救不

能成

皇上爲堯舜之君則亦無庸臣等爲矣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其周朝瑞本臣等謹擬

旨責諭加罰治恭候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給假謁　陵𤨏
奏為懇
恩給假恭謁
定陵
慶陵以申愚悃事臣等皆草茅賤士幸列清班臣
向高備員輔弼事
皇祖八年又曾事
皇考于東宮異常
知遇曠古所希臣繼偕蒙
皇祖欽點入閣

皇考渙發
綸音遂得從輔臣之後奉事
陛下言念
二聖三十載豢育之恩眞同
天地曩者
龍馭相踵上賓臣等跧伏里中既不與擗踊之哀
又不與執紼之役中懐如割寢食未之敢忘
今
方翎不藏而松楸未拱不勝悽愴怵惕之思是用
披瀝

上請懇乞
聖慈俯鑒微誠給假數日容臣等祇詣
山陵展謁如禮庶蟻忱少安退就溝壑亦無所恨
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恭謁
皇祖定陵
皇考慶陵朕知道了
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擬係給事論閣臣吏部本揭
蒙
發擬刑科右給事中孫杰一本論劾大學士劉一
燝吏部尚書周嘉謨臣等已擬票上請
聖裁復蒙
發下改擬臣等未測
聖意難以更定但查本內所論霍維華之年例則
吏部必自有說非臣等所能知故擬令吏部
說明其袁應泰係多官會推佟卜年高出胡
嘉棟之用係經畧巡撫及科道各官保舉望

其收拾遼人將功贖罪非吏部得自主張若
閣臣不過照常票擬更無干涉臣等再四籌
度議擬不過如此別無可以措辭故敢仍擬
原票封進恭請
聖裁臣等不勝月彔悚息之至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回奏吏部署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包見捷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聖諭印著包見捷署掌臣等即當擬上但包見捷

告病日久即今奄奄床褥旦暮難保萬分不

能出理部事而

大計期迫難以久待不如仍著尚書周嘉謨出完

此事而後聽其求去亦未爲晚臣等非爲嘉

謨葢以事體如此方爲妥便故敢冒昧具擬

恭請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請戚繼光陞蔭疏

奏爲目擊時艱興思良將懇乞

聖明追叙舊勞以章激勸事臣等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雖未危然亦不可謂安矣臣等備員綸扉無益于安危之數每相與惆悵安得有眞將才能戡難定功以上釋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者而博詢中外尚未有其人或有之而臣等不及知耶諸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窾談剿說無益實用竊

以爲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虚聲于平日
率難責効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隕將暴
師可爲殷鑒然猶贈䘏立祠蒙
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爲將來
者勸耶乃有勲庸昭著南北勤勞三尺童子
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爲之表
章此固
聖朝一大闕典而介冑之士所爲扼腕而不平者
也臣等敢爲昧言之故都督戚繼光當嘉靖
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蔓延

十載莫能少攖其鋒獨繼光在浙數有戰功迨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戰俱捷所俘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
實錄者殆將二萬將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將危賴繼光而存
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倭與奸民相糾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能言其事所在畫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而泣下者倭難既平移繼光鎮薊時虜方桀

篤慶寬饑輔繼光簡卒蒐乘造車製器百凡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城及修砌邊墻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閒近郊無烽塵之警又皆繼光力也夫

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禦虜于北自正嘉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爲第一昔劉江望海堝之捷獲倭級俘三千遂封廣寧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即以大捷論錦衣之廕纍纍而繼光馘俘至一二萬薊兵之功

遠在大捷之上乃並不蒙延賞之賞從以修
遊功廢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
奪其將印使佗傺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
靳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
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
纛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橫草之功未聞而副
總叅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
相加遺孰不謂繼光而在決不至此則蜀事
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為計臣等竊以為
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盱之亂極其

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彈箏羅夫子聚衆數萬連營數十直偪成都高仁厚將數百騎馳尺檄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之破劉闢亦僅神策兵五千耳蓋群屯蟻合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聞奢崇明土兵不過數千其餘皆驅率脅從張其聲勢誠使得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益以土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諭解散逆儻必可殲也第恐無繼光其人耳夫買駿招士式鼃作勇古人常多用之朽骨

微蟲尚能感動而況于人臣等籲懇
皇上勅下該部詳覈繼光勲勞量行叙錄或賜
錦衣一蔭或即以原廕千戶優陞職級仍下
以謐慰英魂于九原昭
特恩于奕世海内英雄豪傑當必有聞風興起爲
國家出力平定功成必不愛五等之封茅土之
胙以示報而不至如繼光之沈沒或亦激勸
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畧勲名
亦差次者則有俞大猷或再采公論併行叙
謚是亦勞臣之所望以瞑目于地下

書生不閑軍旅當此艱難之秋自
揣使今日有繼光其人當望其下風爲之百
拜又竊見
皇上留神韜事拊髀興思
傳諭臣等擬
旨嘉獎士燾秦良玉使繼光而在今日其蒙
恩微寵又不知當何如故有慨于衷合辭爲請伏
望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戚繼光素著勳勞未蒙優敘覽卿等奏朕知

道了着該部即行議覆還併俞大猷都與他諡

稱朕惓念勞臣至意

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爲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俯

聖裁事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枕出山每

告人曰今邊事匈勤支撑未易使我廣益集

思屈羣策合羣力以狗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

授閫外之方畧筭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

陽之變人情震擾卽京師士民亦多逃避而

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能從容鎮定使

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有

命益懍殷隆則又竊喜以為
經畧之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以當之遼左必
無慮矣然惟特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
不然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為左右手矧二
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毋論封疆
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
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為小嫌耳何
至于參商惟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為功
經臣以為罪意見大興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折十餘萬士卒未嘗挫奴
會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
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
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
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
龍之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
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
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
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日如此則廷

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
喜爲擬
旨稱其方畧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
此疏甚佳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
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龍殺奴防
守兵二千令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爲之後
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必懸懸于巡
撫而且無憾于文龍遼事益可爲矣詢之諸
臣亦皆以爲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
厚薄但欲其同心協力爲遼左計耳而尚此

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爲說臣與同
官商議以言者旣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
故擬下廷議臣向者以
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以爲非惟此事重大
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爲臆斷意俟議上乃可
酌處耳而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藉口日後
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藉口卸罪爲
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
西羌以爲魏相能用充國然充國亦自以其
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

多異同最後是充國者乃十八彼何嘗廢廷
議也且充國雖主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
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
使廷弼能爲充國 臣亦何難爲之主張以留
化貞以爲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
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衆朝
之人皆以爲難行 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
臣一人所敢獨任 臣嘗見前代奸臣妒功嫉
能敗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
讀史至此輒爲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

藉口御罪計則與花槍何異今日不畏口官他日獨不畏靑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相與咨嗟嘆慕願爲執鞭即具疏請追錄其功蒙

皇上亦以爲然

傳諭擬

旨下部議𢭃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徵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邊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黔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

不徹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迷觸事憒憒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兵部再行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虛實如其果真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

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
者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奉
聖旨軍國大計從來集廷臣議覽卿奏具見持平
周慮朕知道了會議覆奏已有旨責成經撫各
官相機調度共圖報稱如再違旨爭執僨事必
罪不貸中外多事賴卿殫抒忠猷主持國是副
朕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留同官稿

(略)

發下同官臣劉一燝本

傳諭已四次懇辭准馳驛去臣等竊念人臣進退

由于

君命

皇上既允一燝之去臣等安敢强留但念閣中向

時嘗苦人乏今日方有七人足為年來盛事

又值中外多虞東西交警匡維開濟萬分艱

難多一人則增一人之見識添一人之氣力

而一勞忠勤貞亮素簡

宸衷當

兩聖繼升之時翼戴

聖躬維持

宗社一段苦心終難泯沒在閣年餘實竟機務百

凡事體極爲諳熟即臣向高雖忝居首輔然

山居日久加以老病亦深藉其夾持之力一

勞若去則閣中失一得力之人而臣等愈難

于展布矣況大臣去留關係國體今家炳方

去而輔臣又繼人情疑駭以爲

皇上有所厭薄而莫知其故其過于揣摩者將以
爲二臣之去別有他端而人人自危
皇上御極僅歲餘其
加禮于大臣者至爲優渥海內方爭誦
聖德淵庶幾元首股肱一體之誼而忽有此感動
何前後之不相符其所損殆不細矣臣等方
望
皇上傳諭一燦速出其效贊襄奈何遽聽其去此
臣等之所萬不容已于言者也茲敢仍擬
温旨慰留非留一燦也蓋捄之

國體人情必當如此而竊度
聖心亦必有難于恝然者耳伏望
聖慈曲垂
鑒炤臣等不勝肯昧懇切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給假揭

臣衰老已極又患怔忡不寐之病昨於途次屢疏懇陳今在閣辦事將五十日屢次眩暈皆賴僕役等左右扶掖始免顛仆此同官諸臣所共見者昨日在閣亦苦眩暈今晨方起即以頭痛悶絕緣欲恭進

二陵聖德詩故復勉強匍匐扶携入閣而困憊委頓愈不能支矣伏望

聖慈准臣給假數日於私寓調理其一切本章有同官五臣在閣票擬臣不敢預俟調理稍痊

仍郎入閣辦事不敢偷安臣非萬不得已而

不敢

請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終

回奏梅世功等承蔭揭

適蒙

發下吏部覆南京禮部咨送駙馬梅殷孫梅世功李貞孫李邦鐸承蔭本該文書官韓奉口傳年遠俱不准仰見

皇上慎重名器至意但查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款

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各蔭一子入監讀書

欽此又查先該吏部題覆駙馬王寧孫王圖

蕃周景孫周佩俱奉
旨准訖臣等看得
詔書明載
累朝似原不分久近王寧尚懷慶公主梅殷尚寧
國公主俱
高皇帝女而寧國係
孝慈高皇后所出又微有異其餘係公主嫡派如
周佩等一概准賧該部遵
詔咨題兼據奉
旨事例今若別無他端止以年遠爲辭似與

詔內
累朝二字不合且與已給諸例後先異同 臣等蹤
躅再三難以朦朧定擬仍照准例擬票進
覽伏惟
皇上裁奪近來乞請太繁 臣等昨于原任尚書劉
體乾孫劉極本擬有乞恩年遠不准之
旨止以年久不合
詔條與此似不相蒙非敢擅為擬議前後參差也
併此奏
聞統惟

聖明照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再留同官揭

適蒙

發下臣同官劉一燝乞身本該文書官張忠口傳

上諭五疏情辭懇切准馳驛去臣等先因一燝辭

疏蒙

允具揭擬

旨請留

皇上幸聽臣等旋即批發煌煌

天語惓惓

恩意中外傳頌以為

皇上禮遇大臣如此此乃昨
旨僅隔一夕今疏遽復允放不惟
聖慈慰留之意鬱而未宣似覺後先
批答之辭雜而無序
祖宗朝閣部諸臣苟無大故終始垂恩卹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去位者再率蒙
恩禮周渥至
傳允之後慰留仍至再四蓋寵眷大臣以風有位
乃
累朝之家法且

皇上所以行臣等何敢不遵承將奉用是不避煩
聒再此控懇仍擬
留旨呈
覽至于綸扉多事之需才一爍洗穀之足賴銓部
用人之始未料臣求多之端倪
皇上自有洞燭聚觀自有公評臣等前揭畧具儻
仰勤
聖覽未有不俯
賜聽允者臣等何敢復贅統惟
聖慈鑒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爲秦良玉請誥命用寶勑

題該石砫土司秦良玉以援遼功奉

旨封夫人給與

誥命遷延日久未經用

寶給發今又率兵征剿奢酋伏蒙

皇上屢次褒嘉本官差人候領

誥勅日久臣等欲其速回傳諭

聖意作其忠義之心查得二十七日係洗

寶日期乞卽於是日用

寶頒給來人齎捧前去庶本官益感格外之

恩而圖報愈切矣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告病併陳時事疏

奏為老病不支

厚恩難報敬因時事少效愚衷事臣質本庸愚學

無才具遭逢

皇祖勉力馳驅自釋負還山頹然自廢不自意重

遇

聖明復蒙任使老病殘生懇辭不獲受事將兩月

矣雖夙夜竭誠思效尺寸而賦性疎直世故

不諳上之而執爭煩苦未免取厭於

聖心下之而擬議乖違難以盡孚于衆志東西之

聲交訌安攘之籌靡效一生伎倆已畢見于此矣假使年力尚強身無疾病猶可勉強而以望七之衰齡遘怔忡之夙患終宵不寐終日昏沈每入班行時虞傾跌昨萬不得已請假調理而病患既深難以遽除伏枕思惟頗有少概於衷而不能已于言者自古帝王之致治雖有不同然其大要不過好學勤政兩端虞廷傳受首言執中而即繼以道心之微人心之危且兢兢業業于一日二日之萬幾夫聖如堯舜豈復有人心唐虞之世垂衣然

而天下治何萬幾之有二帝之意蓋以帝王
位尊任重苟有一念之安逸自肆即爲人心
而幾者動之微四海九州之大其爲釁端禍
萌何可勝數是以防乎其防而不敢頃刻安
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
朝講特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常朝
既是套數具文無關于政事而
日講賜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義理之精
微古今政治之得失至於退處深宮之後其

起居動靜非但外廷不得而知即臣等恭居
密勿亦無從問也其果盡如二帝之兢業乎
抑亦有稍動于人心危而不及持者乎臣嘗
見
皇上發擬本章每多
傳諭以此仰窺
聖心之留神于庶政也然而所
傳諭者亦間有瑣細而不急窒礙而難行臣等欲
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
輔弼之職堯舜君臣有都俞有吁咈夫都俞

者贊其是也吁咈者矯其非也汲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豈可阿諛順旨陷主于不
義故臣願
皇上有所傳諭毋執成心使臣等得以盡言而
皇上尤於燕閒游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以
直接虞廷人心道心兢業萬幾之統此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大臣者朝廷之股肱言官則
耳目相須而並重也
皇上御極以來三事九列無不備官青瑣烏臺時
多溢額亦既知所重矣然而倪思輝等以論

客氏去矣銓臣周嘉謨以被論去矣輔臣劉
一燝又屢懇請矣言官論保姆則去言官言
官論大臣則去大臣其去言官也若視言官
之甚輕其去大臣也又若視言官之甚重夫
言官不得於彼能得於此猶庶幾處於若輕
若重之閒而所稱
顧命之大臣乃不得比於保姆尚存徘徊顧戀之
意則其輕斯已極矣往
皇祖時大臣以老病請以人言請率不得去不勝
呼籲之苦今

皇上寬仁體恤臣私有請必遂使進有雍容奉職

之娛退無狼狽跋疐之患真是

聖朝第一美政即嘉謨之去亦豈不感激

聖恩惟是其去之跡若近于驟而嫌于輕則人莫

不詳之甚且揣摩于奥窔之中不可知之地

臣萬不敢謂然而其漸亦當防也王安一奄

豎耳在

先帝時不爲無功在

皇上時不爲無罪彼其剛戾恣睢好名不學自足

以取禍然事在

內庭
皇上自知之而自處之君必借巳朽之骨以入彈
章非所以爲名矣况年來人情有一番爭競
則必有一番題目在今日言者可信其無心
而他日繼者將出于有意起端甚微末流甚
大此亦不可不慮者也臣竊觀時事東夷之
毖談未消西酋之兇鋒復熾九邊兵餉在在
告窮各處奸宄人人思逞天下之事莫知終
始所賴
君臣上下血脉流通精神貫徹合心併力以緩難

黎氓戡定凶逆籌務應克有濟而
聖清之上既可望而不可知巖廊之下復可望而
不可言小羣雖濟煩言易生封疆將吏無慮
效之一片平明世界盡爲乖戾外錯之氣所
瀰漫晦蝕又何怪乎戎虜之縱橫哉臣職任
股肱誼當調燮陳力無能空言何補惟念病
勢如此恐不能久事
皇上又眩暈時作乍起乍仆倘卒然填溝壑遂不
及言長負
恩私抱恨無已故從床蓐中口占授書語無倫次

伏望
聖慈察其無他矜其狂直
俯賜采納臣不勝冐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史及
祖宗訓錄無以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卿爲輔弼元
老正賴責難陳善匡朕不逮覽奏具悉忠悃王
安處分已久外廷章奏不得牽入月前東西用
兵尚無戡定次第卿旣心切憂時當不久安私
寓佇望卽出佐理副朕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爲謀國無能妄言召咎謹陳愚悃以備
聖裁事臣塤因御史江秉謙以遼事會議責臣卸擔不得已具一疏自明並未敢侵及經臣只言毛文龍不宜深罪此未合經臣之意耳而經臣疏辯且移書在廷諸臣危言苦語若有深怨積禍然者臣甚異之若再有詞說則枝節愈生惟直任失言之罪而已至於經撫之不和必致敗壞遼事則三尺童子無不知之即經撫二臣亦自言之若坐觀其成敗心則

何安懸斷其是非意又難定故不得已擬令
部科二臣往諭
聖意蓋以部科親往或可曲暢彼此之神情或可
目擊地方之事勢較諸長安中空言遙度邈
無歸着者或差勝耳而部科諸臣有疏咸言
其不便臣亦惟有直任失擬之罪而已但其
所言差官一出恐經撫之不和爲人所窺則
臣亦未敢盡以爲然也夫經撫之不和爲日
久矣章疏之抄傳者不知其幾播之長安達
之天下者揭日月而行矣尚待差官之行乃

始知乎事至于此而尚可爲之掩護乎若部
利諸臣斷以差官爲不可以移文爲得策則
臣願諸臣亦力任移文一着必足以解經撫
之紛必足以了遼東之事而後可如萬一不
能則文移往返之間又復躭閣月日 臣恐其
愈久而愈無及也今諸臣所以不欲往論者
蓋心知經撫之難言論之無益耳平心而論
經臣謂與撫臣作法不同必不可得而合此
誠是矣即撫臣之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亦盡
人知之矣然當遼陽破陷之時撫臣挺身而

守廣寧延至今日此亦豈無一長之可取者
而經臣前後之章疏與出關之見聞其振舉
撫臣之罪狀似不可一日容于地方此亦盡
由于作法之不同乎況其所謂不同者撫臣
欲以冬進兵經臣謂當須春其相去無幾時
也今已至春矣若虛衷和氣子細商量趁避
氏之危難審西虜之情形共於先後緩急之
間必有足相成而不相戾者亦何至參商矛
盾如是之甚乎而其斷然不相合者又何故
也今日若不明白處置封疆之臣委之廟廊

廟廊之臣委之封疆猶恐轉盼之間奴且渡
河即使廣寧能守而金錢竭于內逃民盡于
外天下事愈不可爲矣此臣之所爲深憂而
過計者也部臣科臣于疆事皆有專責所見
既同臣亦更有何說惟念受國厚恩明知事
勢之艱危而默無一言將得罪于
君父與
九廟之神靈是以不容自已而作此不達時務之
談耳至於臣前此所與經臣往復書牘卷屬
乘經臣業已抄傳共爲害經臣與否天下之

人必有疙臣心者惟是經臣既已疑臣而臣
復任票擬之役將何事不見猜疑請以後遂
事皆付同官五臣擬上臣不與聞庶經臣之
心安則封疆安而臣亦少逭于罪戾矣況合
五臣之智必智于臣兼五臣之任必任于臣
此固事理之易明者不然人皆默默臣獨數
敫他日有事將使臣獨任其咎恐亦同爲王
臣者之所不安也臣情急辭危忘其煩聒伏
乞
聖明亟下廷議剏經撫之與同決部科之行止俾

微

宗社之靈廷臣之力經撫二臣憣然改心易慮以

共為封疆計豈非天下國家之大幸　臣卽以

妄言取罪亦甘之矣奉

聖旨卿以東事深思忠計總欲責成經撫恐致推

諉悞事前後疏揭擬票行明其會議道官俱已

有旨了封疆多事還賴卿等集思主持佐朕裁

決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二日

辭陵工加恩疏

奏爲無功冐

賞義不敢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接出

聖諭以

慶陵工成

加恩内閣進臣中極殿大學士䕃一子尚寶司丞

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臣一聞

恩命不勝感悚竊惟國家之典莫大于論功而人

臣之愆莫大于冐賞故賞浮于功猶謂之濫

而況于無功之賞乎 臣 事
皇考于東宮及備員綸扉深蒙
眷念然 臣 未嘗有尺寸之勞可以自效于
皇考迨
皇考之御極也 臣 方匹佔不及覩
飛龍之盛
皇考之賓天也 臣 未赴
召不能效執紼之勞即
山陵始終 臣 未嘗預贊者奔走瞻拜徒有感慕之私
嗟悵攀髯之無自而已若覬覦而受賞[illegible]

上慨
夻大之靈而下屢諭功之典其將何以自立于
朝端哉臣出山之日已知老病殘生萬難報效
矣無干澤希寵之心故兩香捷叙皆不敢承
亦蒙
皇上曲體下私允其辭免今此叨濫更甚于前用
敢瀝誠懇辭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其爲感戴尤倍蓰尋常矣臣不勝
懇切籲祈之至奏

聖旨卿仿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茲逢
大典首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祗承慎服豫
讓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七日

再辭陵工加恩疏

奏為

恩叙誼難祇承控辭情非得已仰懇

聖命以安愚分事臣以

陵工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佐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兹逢

大典㪯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慎毋謙

讓該部知道欽此臣一奉

溫綸愈增感愧竊念臣賦才庸劣偶爾遭逢輔佐

雖歷乎

三朝報𨠫未聞乎寸效望

陵園而興感徒裂肝腸從將作以效勞空馳夢寐

今以一籌莫展之身居一事難行之地抱一

日難痊之病方將乞身

聖主歸骨故山豈敢復叨非分之賞以負此無涯

之

恩哉萬望

聖慈俯鑒愚衷俯容辭免俾臣得免憤潰之罪其

幸大矣奉
聖旨朕以大典霈恩鄉元臣碩輔耆德新猷並宜
首敘何乃控陳至再尚體朕意勉承成命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十九日

請發帑藏

臣等連日見各邊請餉之疏急如燃眉戶部束手無措只冀

發帑藏

國家額設餉銀民間輸納原有定數近因遼左失事每年添至千萬皆係設處民窮已極催徵不前急之則必爲亂故逋欠亦多計臣無點鐵化金之術將如之何今廣寧兵潰勢已不支督臣王象乾告急兼請餉銀近幾薊昌諸鎮皆缺餉數月軍士屢欲鼓譟若乘此爲

亂更大可憂伏望
皇上俯允户部之請先
發帑銀一百萬以濟此急庶可少延目前不至生
變第恐此數尚猶未足臣等一時未敢多擬
耳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一疏

奏為誤國罪深義當引咎懇乞

聖明亟行譴斥事臣本鉛槧書生不知軍旅

皇上伻臣田間臣徘徊趑趄而不敢應非但病骨支離不堪驅策亦以封疆事重非可嘗試此臣自知之明也徒以

君命數臨疆事愈急萬不得已黽勉一行自就道之日即聞經撫之不和必壞遼事比入都千方百計勸解二臣而終不能得無可柰何而欲歸併一人又不能行下何而敗報至矣廣

寧失矣經撫皆走矣臣以八載林居之人受
事未三月即逢此變而部臣欲請尚方之劍
以誅臣　臺臣欲引賈似道之傳以律臣南京
科臣又舉撫臣之不受制以罪臣皆詞嚴義
正臣不敢辭臣久病殘軀怔忡為祟何苦不
寐頻形奏章入都以來未嘗有一夕安眠屢
次眩暈傾跌皆僕隸輩扶起曾告部同官欲
於二月間懇請謝事忽值東事决裂遂不敢
言然臣老病如此終難展布況此時何時非
有剛毅果斷之才沈幾明照之識必不能濟

亦臣自審生平淺而寡謀懦而少決任太重
無事時尚可備員充位今非其任矣強之以
不能所誤必多張禹不誅賈似道不斥卒以
壞人國家此臣之所以審己量力不得不籲
控于
君父也事勢如此臣何敢乞身歸里惟望
皇上罷臣罪臣聽其暫寓都門禍福死生臣當與
國家共之不敢觧避自全以蹈不忠不義之罪
貽僇于千古也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封疆大計調劑苦心乃邊臣心

力不協以致敗壞事勢日急還賴卿集思决策
勉抒猷畧期濟時艱不必引咎陳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初五日

捐俸疏

奏爲目擊時艱輸俸助

國事竊惟逆酋不道

天討必誅

皇上赫然命將出師不難發

內帑數百萬之藏以佐軍

國而凱歌未奏尾閭之泄旣逝而不還竭澤之徵

又殫而莫繼　臣等叨居政地罔禆持籌每惟

節年

賜賚之頒祿廩之給秋毫以上皆出

上惄然亦無一非民間脊血而安受坐享實與心戚

心謹將所積微貲各輸二百兩用助大農收

買煤米之用以濟窮民雖涓埃之細何裨

崇深而螻蟻之誠少效萬一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輸俸助農具見為國愛民朕心

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三辭　陵工加恩疏

奏爲佐理有分無能

隆恩萬難冐受瀝誠懇辭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

陵工加恩再疏陳辭未蒙

慈允隨以河西失事

聖心焦勞恐煩

天聽不敢瀆陳乃在臣愚衷旦夕不安蓋毋論

皇考寢宮臣無尺寸之勞不宜濫膺殊典即當此

艱難危困之日臣叨居帷幄莫展一籌坐待覆餗

之愆無以自逭分宜席藁待罪
皇上不加譴責
曲賜優容已萬幸矣況敢靦顏昧心而冒此非望
之賞乎臣受事三月兩蒙捷敘皆荷
聖鑒允臣辭免今次下情懇切更倍於前故復披
瀝控陳伏望
聖慈即賜俞允使臣心得以少安其感激圖報當
愈倍矣奉
聖旨卿自赴召以來屢辭恩命茲值大典敘賚兼
以時艱勞倍特示眷酬何又再三堅讓情詞真

懇朕不欲強特聽辭免以成卿謙德銀幣其祗
承勿與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引罪摺

頃者河西失事中外震驚雖云將吏之不戒然臣等身居帷幄運籌無能以致逆酋猖狂

憂及

君父罪將何辭緣前此有祭祀及

經筵諸古典未敢具

奏茲謹合辭請罪仰乞

聖明重加譴斥以為佐理失職之戒仍於本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供青衣黑角帶辦事其大小各衙門一體遵行自此協心併力共

國安攘長策毋但以空言套語苟且了事重

勅

宵旰之憂此實臣等區區之一念也伏候

聖裁傳示本

聖旨是覽卿等所奏河西失事皆緣經撫不和道

將等官聞風棄城奔逃以致潰敗與卿等無涉

何乃合辭請斥令東西交訌之時正賴卿等運

籌帷幄佐理勷勤還傳示大小臣工協心併力

共圖安攘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壬辰日

兩請回官辭本揭

蒙

發下閣臣劉一燝辭疏令臣等擬票臣等竊惟一

燝於舊冬懇辭曾蒙

皇上兩傳允放臣等以一燝效有勤勞尚欲留之

同心輔政故屢擬

溫綸以挽其去今杜門已久去志益堅力懇臣等

爲之代

請臣等欲擬

允則心有不安欲擬留則勢有難挽相與籌度以

為從前輔臣進退皆取自
上裁臣等謹查照舊例恭擬兩票上
請伏望
聖明裁定中有未妥併乞
改正施行

天啓二年二月三十日

票擬舛錯乞休第二疏

奏爲老病昏迷票擬舛錯懇

恩速罷以重政幾事臣本海上碌碌書生素無經

濟之具遭逢

皇祖知遇之隆信任之篤臣其時年方踰艾精力

尚強故能黽勉馳驅少效尺寸今

聖恩雖厚而臣年垂七十老矣無日不病矣精神

昏憒觸事遺忘章疏稍長即不能竟讀讀竟

亦不知何語諸所票擬謬戾實多近又加以

東事決裂心事愁苦智識愈昏固有今日擬

言而明日忘之前後違背一事數更其見于言官
之糾駁者甚多臣惟有心愧而已昨御史張
慎言一疏具陳票擬之不當雖不明指及臣
而臣實爲閣臣之首安所委罪即如熊廷弼
事既守關又出關既赦其罪又聽勘此其間雖
各自有說未易盡言乃臣之不能以定力垂
張亦槩可見矣此固
皇上之所深知而無待人言者也其他汶汶憒憒
率皆如此夫閣臣所司票擬耳票擬而外一
事不可行倘此而誤安用閣臣爲耶臣嘗謂

自古人臣有誤國之事又有誤國之心者李林甫盧杞秦檜之流是也無誤國之心而有誤國之事者房琯王安石張浚之流是也無誤國之心而惟恐爲誤國之事者鄭綮之流是也 臣今日自處正與綮同若冐昧隱忍忝竊日久則必蒙房琯輩之罪而浸淫不止且與杞檜輩同科 臣不足惜其如二百餘年之
宗社何哉萬不得已披瀝血誠懇求罷斥 臣亦未敢言歸且暫寓都門以待事定其閑臣職事新舊諸臣濟濟足任必不至如 臣之謬戾也

臣病困顛連狼狽萬狀今請罪求罷不敢言
病尚容另疏控陳統望
聖慈哀憐矜察臣不勝冒死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參酌佐朕裏裁向緣中
外嚣爭以致推沮僨事卽今任人捍圉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爲輔弼元臣正賴
共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務贊决廟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毗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初六日

旒

奏爲乞罷蒙

留再陳悲悃事該臣以栗擬失當自辭老病不能

供職懇求罷免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殚虛心忝酌佐朕裒裁向緣中

外嚣爭以致推沮僨事即今任人抒閫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爲輔弼元臣正賴

共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贊決廟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欽此臣祗誦

溼綸旣感且愧荷歛畧之可矜寧髮膚之是愛但
臣夙苦不寐之病里居無事猶終日眩暈狼
狽不支黽勉北來彌增困苦故途次上書備
陳此情且謂一言有欺卽見殛于
九廟之神靈死而無面目以見
皇祖
皇考此非葸分真切何敢向
君父前作誑語受事四月餘前病愈增展轉終宵
未嘗合眼自腸胃以至唇舌皆如火焚日間
則頭眩目花每站立稍久仰欲傾倒加以朝

小暮歸無刻休假老年之人即無病亦不能支而況病乎況病而加以日夜之煎熬乎天下事非精神筋力必不能辦議者謂臣初到時尚有可觀近則憒憒此非臣之智于前而愚于後也精神耗而筋力衰其勢必至此耳今封疆危迫戎馬倥偬百凡事務臣能擬言而不能行甚至有

嚴旨三四下而所司無一奉行人不以咎所司而咎臣曰何不擔當臣愚昧昏迷雖欲竭力擔當而終無寸效昔人以輔弼之任比於棟梁

棟橈梁傾未有不易若使腐朽之木濫充棟梁萬無不摧折之理臣之同官有五六人皆棟梁之材徒以臣在不敢任事臣罷則得究其用豈不勝于腐朽之木萬萬哉如以爲時事艱危不宜推避則臣當遼陽陷沒之後冒暑扶病奔馳而來此時不推避而推避於今乎亦可以見臣情之萬不得已矣伏望
聖慈曲垂炤鑒卽
賜罷斥臣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朝臣召還政本適値多事憂國勞心中外所

知即今熙務正般且廷試在邇朕以首科臨軒
策士卿爲讀卷首臣當率諸臣供事以重大典
延佇良切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二日

人直揭

該臣以人言及病困具疏乞罷兩奉

溫綸且以

廷試大典令臣供事臣雖伏在床蓐然念

皇上龍飛首科

臨軒召對實千載盛事臣何幸得于躬逢謹遵

旨于十五日黽勉入

朝拭目以觀

隆典至于前疏所陳萬非得已今未敢再瀆耳奉

聖旨覽卿奏遵旨入朝朕心甚慰知道了國事方

切倚賴慎勿再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四日

綸扉奏草卷之三終